

媒介是环境的产物

——电视连续剧《走西口》之新闻叙事解读

阳海洪^①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 电视连续剧《走西口》的新闻叙事表现出“为革命办报”、“集中领导”、“秘密发行”等特点, 这些特点是当时革命环境下的产物, 是革命媒介对当时生存环境的生态适应, 是环境选择机制的结果。

关键词: 《走西口》; 为革命办报; 集中领导; 秘密发行; 革命新闻体制

中图分类号: G2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1-0086-04

Media Are the Result of Environment

—— Interpretation of News Narration of TV Series of Go West

YANG Hai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TV series Go West news narra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nning a newspaper for revolution", "centralized leading", "secret issuing" and so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product of the revolutionary environment, an ecological must the revolutionary media had to adapt to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result of environmental selection of mechanism.

Key words Go West, running a newspaper for revolution, centralized leadership, secret issuing, revolutionary journalistic system

“走西口”是内地人民进入蒙古地区谋生经商发展的代名词。它与闯关东、下南洋一样, 主要是一种经济文化行为, 都是中国人迫于生存的人口大迁徙。^[1]电视剧《走西口》把这种经济文化行为放在 20 世纪初, 它以田青等人走西口的经历为情节线, 在反对帝制复辟、国民革命、反日运动等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下, 通过田家的兴衰过程, 以点带面地反映出民国初年的那段山西人走西口的历史, 诠释了“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展现了晋商家国一体、为天下而忧的精神品格, 把求生存的个体叙事纳入到“革命”这个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进行展现, 以凸显晋商的家国情怀。其隐藏在经商背后的革命叙事, 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风云激荡。剧中诺颜王子、徐木匠(宝音)和窦华

(豆花)等人所创办的刊物《走西口》无疑是其革命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它以一种直观形象的方式图示了革命新闻事业的运作方式。笔者无意追求这种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真相”, 感兴趣的只是电视剧《走西口》的新闻叙事所呈现出来的新闻媒介具有何种特点, 这些特点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间又有着何种关联。

一、革命刊物《走西口》新闻叙事表现

电视剧《走西口》中的新闻叙事有两条线索, 一是南社长的办报活动, 但南社长所经营的刊物是什么名称, 政治面貌怎样, 新闻活动如何, 都未做详细叙述, 这是电视剧中次要的方面; 二是诺颜王子、徐木匠和豆花所创办的革命刊物《走西口》这是电视

^① 收稿日期: 2009-11-04

作者简介: 阳海洪(1969-), 男, 湖南冷水江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新闻史论与媒介批评研究。

剧中主要的方面。作品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南社长以营利为目的的办报活动和诺颜王子等人以营政为目的的办报活动进行对比映衬，以凸显晋商的家国情怀。笔者以革命刊物《走西口》为重点分析对象，并旁及南社长的办报活动，在两者的对比互动中分析其表现特征。

(一) 办刊目的：为革命办报

当徐木匠向革命领导者诺颜王子提议要办一个革命刊物——《走西口》时，诺颜王子高兴地说：“《走西口》这个建议不错，这样一来会使很多山西人通过《走西口》联系起来，进而唤起山西人爱家乡、爱祖国的朴素情怀，又宣传了革命，又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在这里，诺颜王子揭明了办刊的三个目的：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群众，筹集革命资金。

诺颜王子在同意徐木匠关于创办刊物的建议后说：“我让李义过几天把经费给你送过去”，徐木匠说：“那倒不必了，油印刊物花不了多少钱，我们自己解决吧。”这里的“我们”，指的是革命党人徐木匠和田青等人，从他们所经营的皮货生意利润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办报。事实上，山西人走西口，当为生计所迫，是一种经济行为，但作品所反复致意的，是他们对传统价值的重新理解及其家国情怀，筹集款项以支持革命是这种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田青给诺颜王子以超过其股份的利润，田青的母亲变卖好不容易才赎回的田家大院以支助革命，莫不如此，以经商养活革命刊物，亦可作如是观。

(二) 组织方式：集中领导

在电视剧中，办报只是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内容之一，虽没有着力表现，但通过作品中的新闻叙事，我们还是能在如下两点上看出端倪：一是刊物的版面、内容安排。革命同情者鲍晋中写了一篇《晋商传奇之一·车惘常氏》的文章给了《走西口》的编辑豆花，尽管豆花觉得写得很好，也符合刊物的要求，但还是不敢采用，一直等到刊物主编徐木匠回来，等徐过目同意之后才决定采用；二是在报社的人员录用上。南社长录用豆花进他的报社工作，是看中了不要他承担工资和豆花的业务能力，是经济的考量；而《走西口》编辑部录用鲍晋中，无疑是政治的考量，典型的敌我分析思维。报社主编徐木匠通过亲自考察，明确了鲍晋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政治态度之后，才做出录用决定；当鲍晋中问徐木匠是否是南方的革命党时，徐木匠给出的是一个外交式的回答：“我能回答的只有一句，我希望你和我是同路人。”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革命党人对刊物的领导，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从刊物的内容版面到人员录用，都要经过领导人的严格把关，不容许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从作品的新闻叙事来看，鲍晋中正是因为违反了纪律，擅自发表他的文章《张开臂膀，迎接共产主义幽灵》以至《走西口》刊物遭到关闭，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三) 发行方式：秘密发行

革命传播以推翻现政府为目标，自然要遭到统治者的查封，迫使革命传播转入地下。这种秘密的传播，要求革命党人，如徐木匠，隐瞒身份，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吸收一些如田青、豆花、鲍晋中等这样同情或信仰革命意识形态的积极分子，以原点的形式向四周扩散革命思想的影响。

《走西口》以宣传革命为职志，自是统治者的查封对象。《走西口》刊发了鲍晋中的《张开臂膀，拥抱共产主义幽灵》的文章，显示出其政治面目之后，立即惨遭厄运就是明证。因此，《走西口》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发行。在第一期刊物编出后，编辑豆花按照主编徐木匠的要求，把《走西口》装到信封里，寄给那些预选的同情革命的读者家里，运用这样的方式来发行刊物。为了求得刊物的生存，在字体上，徐木匠要求豆花用仿宋体刻蜡纸，以避免有人认出字迹；模糊政治面目，刊登一些关于晋商经商致富的故事；要鲍晋中以不知情的方式暗中了解读者的反馈情况，以避免暴露身份；为扩大刊物的影响，针对当时发生的蝗灾，专门出版专刊，利用田青的驼队，一路散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深入群众，使革命获得群众的支持。

二、革命刊物《走西口》新闻叙事特征的原因

通过上述对电视剧新闻叙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革命刊物《走西口》具有为革命办报的目的、集中领导的组织方式、秘密的发行方式等特征，《走西口》为什么会呈现出这些特点？我们再回到电视剧的新闻叙事中，仔细梳理故事的脉络，可以这样认为，这些特征是对当时媒介生存环境的适应，是环境选择机制的结果。

1905年，《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爆发了关于中国前途问题的论战，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战胜了改良，革命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的巨型话语。革命话语对新闻媒介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对媒介生存环境的重构，“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革命的中心内容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

政治斗争”。^[2]革命党是以反现政权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其首要目标是要夺取政权,你死我活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决定了革命的新闻媒介面临险恶的生存环境,其生存与发展必须具备如下条件:(1)理想与目标的高度吸引力及其阐释现实生活的能力;(2)一大批献身于革命新闻事业的积极分子通过严密纪律型组织的秘密活动,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任何一个条件的缺失都会危及到革命媒介本身的生存与发展。^[3]在电视剧《走西口》中,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以土匪刘一刀、污吏吴玉昆、恶棍夏三为代表的黑暗世界。正如徐木匠在向田青交流阅读《走西口》心得,引导田青走上革命道路时所说的,常家大院、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晋商的成功除了田青所讲的晋商的儒家背景及其自身努力等个体因素之外,还有当时良好的经商环境。接着,徐木匠向田青发问,“为什么现在不行了,是官府不行了,只知道盘剥、杀鸡取卵。”因此,诺颜王子才向田青诉说革命党人的理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百姓安居乐业、商业可以自由贸易的国家”。简言之,当政府不为民服务,残害百姓时,民众是可以通过革命暴力来改变政权的。《走西口》的创办是在为“暴力”造势,为“革命”提供合法性。正因为《走西口》能阐释现实社会生活,其理想具有高度吸引力,因此,这份刊物能使读者“争相传阅,趋之若鹜”。

革命党是反政权的政党,参加革命新闻工作是生与死的选择,而没有资源的优先分配权。正如徐木匠在考察鲍晋中时所问:“鲍先生,您考虑过参加《走西口》编辑工作会有一定危险吗?”因此,它必须以地下的、秘密的活动为主,深入群众,以秘密的新闻传播形式向四周宣传革命思想。因此,徐木匠才利用木匠活做掩护,宣扬三民主义的革命道理,利用自己对田青的影响,潜移默化地引导田青走上革命道路,充分利用田青的商业网络来扩大《走西口》的影响,采用秘密的方式来发行《走西口》。同时,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也使得革命党一开始就是按照军队的形式来思考其新闻纪律,使《走西口》按“集中领导”的方式来管理媒介,报社内上下级之间关系简单,具有下级服从上级的纵向集权的特点。在不明了鲍晋中的政治态度之前,鲍甚至都不知道这份刊物的真正主编是谁,一切都按照地下纪律在运作,把革命党对刊物的领导提到了关乎刊物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而正是鲍对纪律的违反,使《走西口》被关闭,徐木匠的革命党人身份被暴露,革命事业受

到巨大损失,这也从反面证明,这种集中管理是何等重要。

无疑,《走西口》这些特征是适应当时革命环境的结果,这是“一种适应当时形势的集权内敛型、动员型的革命新闻体制。”^[4]这样的新闻体制,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充分保证了革命党人对各级党的新闻媒介的领导,在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群众、筹集革命经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其为革命办报的目标。

三、革命刊物《走西口》新闻叙事特征的启示

如上所述,革命刊物《走西口》是对当时生存环境的生态性适应,是特定历史和文化话语中的建构,它不是已经完成的终点,而应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不断被生产。当生存环境发生变化,媒介亦因应这种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践行媒介的社会功能。

新闻能做宣传之用,但新闻毕竟不是宣传。如《走西口》这样的革命新闻体制,媒介只是特定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以最大化地为革命政策与意识形态辩护为目标,从而教化、感召和激励大众遵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了新闻本身作为现代性社会分工所应承担的——提供信息——的社会职能。尽管《走西口》所要表现的是一个晋商传奇,但推动《走西口》浮出历史表面的动力,不是当时商人对信息的需求,而是革命的需要,不是经济的推动力,而是政治的推动力。在革命刊物《走西口》的新闻活动中,经济退隐幕后,革命走到前台。尽管从电视剧来看,商人对信息的需求是明显的,比如梁满囤对“瘦猴”推销其熟坏的牛皮充满疑惑,极力想探明幕后详情,但与田青的信息不对称,使其无法获得商业利润,只能眼睁睁的折本。综观整部电视剧关于革命刊物《走西口》的新闻叙述,除了被动式的赈灾专刊外,基本上不涉及新闻采访活动,更多地是政论和副刊一类的内容。鲍晋中的《张开臂膀,拥抱共产主义幽灵》应该是政论,豆花为办栏目所搜集的山西民歌和鲍晋中所写的晋商传奇之类的内容,应是副刊内容。而作为刊物主打的新闻资讯,电视对此付之阙如。《走西口》的创办,旨在灌输经过重新诠释的“仁”、“义”、“礼”、“智”、“信”等革命意识,宣传革命观念,引导如田青这样的晋商不要老是想想着赎回他的田家大院,而是应有家国情怀,走上革命道路。

迫于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革命刊物《走西口》采取了纵向集权的组织方式、地下的秘密发行方式,用严格的纪律来管理新闻媒介,权力高度集中,虽是

革命时代之所必需,但这样封闭、内敛的办报模式,是很难适应现代新闻运动规律的,它不是意见的自由市场和多元声音的对话舞台,它总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在物质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强化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在新闻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上,强化新闻的政治功能,而忽视了新闻本身作为现代性社会分工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在新闻自由与新闻控制的关系上,强化新闻控制;在舆论的一律与不一律上,强化新闻舆论的一律,强调在意识形态方面达成一致。它忽视了公民对于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的新闻信息需求,忽视了公民新闻权利的实现。在现代性分工意义上,南社长的办报模式或许更具现代性特征。他的报社是民营报刊,独立办报,自主录用人员,以营利为目的,面对市场,其经费来源多靠广告支撑,拉广告是其办报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正因为此,他才向当时正在其报社工作的豆花提出了拉广告的任务。为了刊物求得生存,南社长还开展多种经营以降低市场风险,向鲍晋中的典当行投资获得利润,其印刷厂还向外接收各种印刷业务,革命刊物《走西口》的印刷就是由他来承担的。但在《走西口》的映衬下,通过为蝗灾灾民捐款,向政府告密鲍晋中撰写《张开臂膀,拥抱共产主义幽灵》等事件,南社长被塑造成一个贪利忘义、贪生怕死的小丑式人物,在被“妖魔化”的同时其所内涵的现代性特征被遮蔽了。

革命党人所要兑现的承诺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但“民主”、“自由”不仅仅是追求的价值符号,而必须以可见的形式予以实现,

即如何在制度设计的层面真正地保证自由,践行民主,否则,理想只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当革命退潮,“和谐”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要价值的时候,如何“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如何从马克思的“内在规律说”——“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5]——中吸取教益,如何借鉴西方等新闻传媒大国的经验——他们在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是领先于我们的,走出革命迷思,对革命的新闻体制进行“祛魅”,因应变化了的时代,建立适应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新闻观,当是电视剧《走西口》的新闻叙事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 [1] 杜学文. 民族精神与《走西口》[N]. 山西日报, 2009-03-09(C1).
- [2] 张福记. 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8.
- [3] 阎东. 从结构功能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特征[J]. 中共党研究, 2007(4).
- [4] 阳海洪. 何处可寻的真相: 电影《月亮湾的笑声》的新闻学解读[J]. 电影评介, 2009(11).
- [5]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 107.

责任编辑: 李珂